

宏大叙事与思辨力量承载深度共情

2026年,一批严肃题材作品凭借历史厚度与现实深度脱颖而出。这不仅是一次题材更迭,更是创作理念与观众审美的双重变革。在此背景下,由成熟团队打造、融合历史格局与现实思考的精品剧集,将引领新年荧屏的风向。

尽管短剧凭借快节奏、话题性和强爽感席卷市场,但因体量短小、节奏过快,多以强冲突和即时反馈吸引观众,难以形成持久的讨论与情感共鸣。天津师范大学音乐与影视学院副院长颜彬分析道:“话题性与爽感,是从叙事关联度和情节契合度两个维度,对观众内心期待的一种精准迎合,本质上是一种基于叙事技巧的‘情绪投喂’。话题性并不一定提供决策策略,核心是流量驱动之下的叙事突围;爽感则更关注情绪释放与感官刺激,本质上是对现实困局的简化与遮蔽。”

相较之下,长剧凭借严谨的叙事架构、饱满的角色形象和精细的制作,更易激发观众共情、长期关注并持续讨论,从而产生长尾效应。颜彬认为:“情绪价值代表了更深层的创作追求,它侧重于基于真实社会困局的‘精神按摩’,其核心目标是满足观众的内心需求与精神共鸣,旨在建立一种创作者与受众双向共生的关系。情绪价值的内涵是双重的:它既包含对观众既有情绪的呼应,也包含通过作品传递具有抚慰和引领作用的情绪。因此,相较于话题性与爽感,追求情绪价值的创作更具有现实意义。”

在2026年待播剧中,这一趋势表现为品质大剧普遍追求史诗格局、文学基底、电影班底等多重高品质元素的融合。古装历史正剧《凤禾尽起张居正》改编自茅盾文学奖作品,由胡玫执导,陈道明监制并特邀主演,胡歌领衔主演,以“七实三虚”为原则,聚焦明代改革家张居正的传奇一生。由华策集团出品,聚焦于五代十国至宋初“纳土归宋”历史的《太平年》,彰显自古以来大一统作为“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义”的共同信念,该剧历经五年筹备,是一部按电影标准制作的重大历史题材作品。

在重大历史题材方面,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而创作的《伟大的长征》,以中央红军长征为主线,讴歌中国共产党人坚定的理想信念和百折不挠的革命精神。该剧是导演张永新、编剧龙平平与主演于和伟继《觉醒年代》后再度合作。

颜彬认为,在当前短剧以其“短平快”特性迅速占领市场的背景下,严肃题材的集中涌现,实则是长剧创作的一次清醒的自我正位。颜彬强调,当娱乐化的浅层内容过剩,兼具思想重量与情感深度的叙事,便自然成为观众与创作者共同的内在需求。“其一,它是创作端对复杂社会现实的一种积极、深度的响应。当下公众面对的诸多议题,已非简单化的剧情所能涵盖,需要严肃题材的宏大框架与思辨力量来承载。其二,它源于观众代际更迭与审美进化所催生的深度共情需求。新一代观众不仅满足于情节刺激,更渴望在剧中获得历史认知、现实观照与精神共鸣,这是一种持续增长的内在诉求。”

五十年深耕,守护李派艺术根脉

“那板点一响,我浑身都带劲儿。”回忆起与李派快板书的初遇,王宝才眼中依旧闪烁着少年般的光芒。五十年前,年幼的他偶然观看了第二代传人张志宽先生的演出,舞台上,张志宽先生手持快板,板点灵动多变,故事讲得活灵活现,一下子就抓住了他的心。从那一刻起,这门能“传递劲儿、暖人心”的艺术,便在他心中扎下了根。

十岁左右,王宝才开始了自学之路,在那个没有电视的年代里,“电匣子”(收音机)成了王宝才的启蒙老师。天津广播电台每周一次的曲艺节目,是他最期盼的:“那时候我痴迷李润杰先生的《劫刑车》,还有李润杰先生和张志宽先生唱的对口快板书《立井架》。只要广播里播,我就趴在旁边听,一遍一遍记着学。”没有师傅指导,没有现成教材,他找来材料自制竹板,反复琢磨节奏,手上磨出茧子、起了水泡也不叫苦。

参加工作后,王宝才与李派快板书的这份热爱始终未减。那时工作累了一天,王宝才只要听听李润杰先生的快板书,疲惫的感觉立刻就没了。为了收集更多经典曲目,王宝才还特意托人从天津广播电台库房翻录磁带:“那时候没有网络,想听经典太难了,我找到几盒空磁带,托人把《劫刑车》《鲁达除霸》等几十段作品录下来,买了随身听,上班的途中都带着听,反复琢磨唱腔和板点。”数十年如一日的自学与积累,为王宝才打下了扎实的基本功。

2013年,首届武清“李润杰杯”全国快板书大赛在家乡举办,王宝才毫不犹豫报名参赛,凭借自学功底拿下三等奖。这场赛事也成为他与恩师张志宽先生结缘的契机。2015年,第二届大赛筹备期间,张志宽先生格外关注选手们的成长,亲自为他们指导技巧。在培训过程中,张志宽先生关注到了王宝才,觉得他很有灵气,想收他为徒。这份突如其来的认可让王宝才激动不已,当即决定拜师,并在天津举行了正式仪式。不负恩师期望,王宝才在第二届大赛中成功斩获一等奖。

回忆自己的学艺之路,王宝才觉得入门时最大的挑战便是板点的节奏感。“马蹄点”“花点”等复杂板点,他练了一遍又一遍,即便寒冬腊月,冻得手通红,也始终抱着快板未曾停歇。“师傅总说‘板是快板书的根,练不扎实,再好的词也白搭’,这句话我记了一辈子。”王宝才说。

救点追踪

当悬浮的流量叙事渐次退潮,电视剧市场正步入以厚重内容为基石、以技术创新为引擎的新阶段。从2026年的待播剧来看,曾经火爆的古装偶像剧、仙侠爱情剧悄悄退热,取而代之的,是具有历史厚度与现实深度的品质剧集。这不再是简单换个类型,而是观众看腻了“塑料糖精”,行业也开始沉下心来做“硬菜”的一次集体转向。好故事和真共鸣,正在重新成为屏幕上的“主角”。

2026年电视剧前瞻:

好故事和真共鸣成为“主角”

记者 张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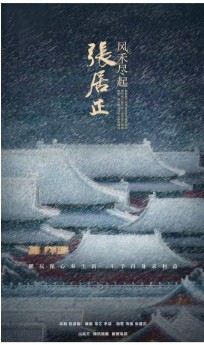
文本“压舱石”与时代精神同频

从《人世间》到《繁花》,严肃文学改编已成为长剧注入了丰沛的能量与厚重的质感。2026年,这股浪潮更为汹涌。多部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被影视化,如孙甘露的《千里江山图》、陈彦的《主角》;重要文学家的代表作也被影视化开发,例如余华的《文城》、梁晓声的《父父子子》和贾平凹的《高兴》等,它们共同构成了当代文学荧屏化的豪华矩阵。

首先,现实题材的创作呈现出从宏大时代叙事到微观生命经验展现的多角度布局。比如,关注时代浪潮与个体命运:《冬去春来》以上世纪90年代北京一家小旅馆为据点,聚焦六位北漂青年的艺术梦想与生存挣扎,谱写一曲跨越代际的青春寓言;《小城大事》则改编自浙江省“五个一工程”奖的报告文学,以浙江温州龙港农民造城为原型,由赵丽颖、黄晓明主演,旨在以一群草根创业者的群像,折射改革开放初期民间磅礴的创造力。

其次,对家庭伦理与代际关系的探讨也超越了过往的程式化冲突。《家业》深入一个徽州制墨世家,展现技艺传承与商业博弈中的情感与价值碰撞;《父父子子》则通过中美两个家族四代人的命运交织,展开一幅跨越半个世纪的家国画卷。这些作品试图在“家”这个最小社会单元中,承载历史变迁与伦理思辨的重量。

此外,一批剧集将镜头对准了特殊的职业领域与生存状态,提供稀缺的社会观察视角。《家事法庭》深入司法系统,在案件审理中透视人情与法理;《高兴》以拾荒者刘高兴的视角,展示城市底层劳动者的尊严与哲学;《芳名三



九》《玉兰花开君再来》刻画女性在时代变迁中的坚韧与蜕变,《隐身的名字》通过一桩悬案揭示两代女性的命运纠葛与自我救赎。

不难看出,剧集创作正从追逐社会话题的表层,转向更深层的挖掘,这与“强情节、快节奏”的创作逻辑存在根本差异。颜彬指出,“传统的‘强情节’模式依赖于外部事件的密集堆叠与反转,以持续刺激观众;而深度叙事则致力于构建由人物关系、环境与情势所构成的‘戏剧情境’。这种情境的张力,核心来源于在历史洪流或现实困局中,个体面临的具有重量感的人生选择。”

“这些剧集不再急于推进情节”,颜彬分析道,“它们首先为角色奠定坚实的‘舞台锚点’,让其命运在宏大的时代主题中扎根。当角色的挣扎与抉择拥有了充分的现实依据和情感逻辑,也就为观众提供了产生共鸣的‘现实锚点’与情感‘释放切口’。在角色身上看到了自身境遇的某种映射,或理解了另一种生命的可能性,从而达到情绪共鸣。”

他表示,《父父子子》等作品则让观众从角色挣扎中看到个体命运与时代洪流的深层联结。这些作品提供的共情,不是瞬时的爽感,而是源于对社会与人性复杂性的真实切入。另外,在追求“深度叙事”的同时要避免沉溺说教,他强调:“真正的深度不应是悬浮的理念,而必须沉入具体人物的命运轨迹与情感真实之中。创作者需要将宏大的时代叙事,转化为微观、真切的生命经验。”

颜彬认为,“深度化”潮流中最大的误区并非追求深度本身,亦非简单的题材扎堆和对成功叙事套路的机械跟随,而应体现在叙事角度与叙事深度的一致性上。“我们应该倡议价值立场,而非价值主题的先行。前几年‘中产焦

虑’的议题叙事背后,便从侧面体现出这种对话题、题材、叙事套路的跟随,最终导致同质作品扎堆,观众审美疲劳、市场饱和、原创力衰退;同时要充分克制主题先行,不能让人物沦为‘理念传声筒’,基于主题展开创作,最终导致人物失真、情感空洞、剧情悬浮。”

长剧在媒介变局中重拾本体优势、回应时代需求,是必然回归与自我革命。颜彬说:“从叙事容量与形态上看,电视剧本质更接近‘长篇小说’,其核心优势正在于对复杂时空、纵深历史和幽微人性的深入描摹。专注历史厚度、精神共情与复杂叙事,本就是长剧艺术安身立命的‘本真之意’。”

AI技术重塑类型叙事

2026年,待播剧市场由流量驱动转向内容驱动的趋势愈发清晰,纯粹依赖明星人气和话题效应的项目正在减少。以古装情感、传奇类剧集为例,这类曾占据流量中心的题材,占比已显著收缩。取而代之的是一批在叙事上寻求突破的作品。这些项目虽仍集拢了市场头部资源,比如迪丽热巴、陈飞宇主演的《慕辞辞》,但行业对它们的期待已从单纯的热度,转向能否实现品质的标杆性突破。

这种突破体现在多个类型剧集中。现代偶像剧领域,黄景瑜、关晓彤主演的《烟花少年》将青春成长嵌入年代背景;而改编自网文的《年少有为》则在都市情感中融入了反套路的游戏化色彩。谍战剧则迎来了视角与深度的升级,《谍报上不封顶》是正午阳光继《伪装者》后,时隔十年再次打造的谍战剧,该剧改编自桑弧的同名小说,展现硝烟年代地下党员的大义凛然与家国情怀。

在都市与职场题材中,由臧溪川执导、赵冬

苓编剧的《赢风》,该剧改编自朱晓军、杨丽萍合著的报告文学作品《快递中国》,聚焦私营快递行业的创业历程。另外,由靳东、宋佳主演,展现中国援外医疗队风采的《医生荣誉》,与扎根基层社区、演绎温暖治愈故事的《小城良方》,共同聚焦医疗行业,彰显医者仁心。

2026年,国产科幻剧集将迎来新一轮热潮。其中,《三体》系列仍是标志性作品,其外传《三体:大史》致力于填补原著空白并进行本土化叙事深挖;系列续作《三体II:黑暗森林》已列入腾讯视频2026年待播片单。与此同时,市场也涌现出多元化的新作,改编自获奖小说的悬疑科幻剧《群星》,该剧由张新成、万茜主演,聚焦近未来的超自然危机与绝密计划;而微短剧《第二宇宙》则深入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具体科技领域,展现出题材细分的趋势。对AI(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的探索与应用,已成为贯穿科幻乃至整个剧集生产的普遍趋势。

天津科技大学艺术设计学院副教授武继贤指出,在剧集制作的前、中、后期过程中,AI将贯穿从剧本到后期宣发的全链条流程。她说:“AI技术运用主要集中在剧本优化、生成角色与分镜头脚本等方面,在历史场景复原、科幻场景、视觉奇观等方面更具效率与便捷性,大大提升制作效率,降低实拍成本,实现虚拟技术、实时渲染技术的进一步普及,助力剧集破圈传播。”

在视觉美学上,AI技术有助于突破幻想类场景的呈现边界。武继贤认为:“对于魔幻剧的城堡、奇幻剧的秘境、科幻剧的未来都市等超现实场景,AI结合虚拟制片可生成极具冲击力的视觉画面。另一方面,催生‘超真实与个性化融合’的美学风格。AI对光影、物理规律的模拟将更精准,虚拟场景与真人表演的融合会更自然,减少违和感。”

她表示,创作者应将“AI算法”作为一种技术工具,“首先应保持创作者自身的独立性与主体性,将AI定位为‘协同工具’,在关键环节注入原创性与思想性,构建人机协同流程。其次,利用技术工具规避同质化内容,创作者将自身的生命经历、情感体验、价值判断融入作品,主导创作话语权。”

武继贤表示,特效水平的提升主要关乎高精度与真实感的还原,但真正的科幻想象力远不止于此。它更在于构建一个完整、自治的世界观,以及具体可感的时间与空间体系,“这种构建的新高度,体现在作品能否基于对当下的深刻反思,展开对未来的超现实想象。这需将中式文化与哲学思考融入科幻想象,让天马行空的想象力承载情感与精神内核。”

展望未来,武继贤认为,技术不仅是工具,更在倒逼创作思考的升级。未来影视剧市场将在降低创作门槛、完善产业生态、创新内容形态与拓展变现路径等多维度挖掘可能性。技术的终极目标是赋能更具想象力的内容构建。她说:“影视剧行业将在技术迭代与融合上进一步打造沉浸式、交互式的观看体验,从真人—虚拟人多模态交互到多模态融合创新,探索跨次元融合剧集,以IP(知识产权)为核心,AI剧集制作团队不再局限于单部作品的特效呈现,而是着力拓展IP的完整宇宙,实现IP全产业链变现。”

2026年的剧集市场,正站在一个新旧交替的节点。当流量的潮水退去,内容价值的礁石与技术创新塑造的海岸线,将共同定义新一代观众所看到的风景。这不仅是剧集类型的重塑,更是一场关于叙事权力与美学标准的重新确立。

板书,五六岁时还不认字,就把我创作的《红船精神》整段作品都学会了,现在我去哪儿演出都带着她,她也成了李派快板书的一名小小传承人。”

除了线下演出和教学,王宝才还紧跟时代潮流,尝试通过短视频、直播等新媒体形式推广李派快板书。他拍摄板点教学小片段、经典作品节选,还与网友互动表演短段子,没想到效果远超预期。“有不少孩子在评论区留言说想学,还有人通过小视频找到我,来线下听课。”新媒体的传播力让王宝才看到了非遗传承的新希望,也让他更加坚定了多渠道推广的决心。

谈及李派快板书的未来发展,王宝才认为“守正”与“创新”同等重要,“守正就是守住基本功和艺术精髓,创新就是要贴合时代,让更多人接受。缺了哪个都不行。”他规划了清晰的创新方向:题材上,增加校园、科技等年轻人关注的话题;表演形式上,尝试与小剧场、其他曲艺形式跨界结合;传播上,将短视频常态化,利用更多新媒体平台扩大影响力。目前,王宝才也在积极推进多项计划:一方面,整理《劫刑车》《鲁达除霸》等传统经典作品,补全细节,为后辈留下优质教材;另一方面,创作《瓣瓣同心通武廊》《咱家乡》等新段子,用武清的地域元素讲当下故事,既保留李派板点精髓,又贴合时代热点。

在青少年传承方面,王宝才已经走进多所小学开展公益讲座,接下来他计划与学校深度合作,开设长期兴趣班,系统传授快板书知识与技巧。“我的长远规划是建立一个青少年传承梯队,从孩子里选拔有天赋、能坚持的好苗子,好好培养,让他们接我们的班。”

王宝才还有两个未实现的心愿:一是开设一个李派快板书小展厅,把老辈儿传下来的老物件、老作品整理展示,让大家直观地感受这门艺术的发展历程;二是编一套系统的教学教材,让后辈学习起来更有章可循。

“我希望未来能有更多年轻传承人站出来,作品常演常新,老观众不丢,还能吸引更多新观众。”王宝才动情地说:“李派快板书这门艺术并不‘老’,它有劲儿、有温度,学它能让你学会坚持,也能收获快乐。现在好玩的东西多,但希望年轻人能多关注这门老祖宗传下来的宝贝,愿意学的就来学,把它好好传下去,别让它断了档。”

五十年风雨兼程,王宝才诠释了非遗传承人的责任与担当;面向未来,他以创新之举为李派快板书开辟新的传承之路。在他的努力下,这门承载着曲艺精髓与民族情怀的非遗艺术,正跨越时代的鸿沟,在新的土壤中生根发芽,绽放出更加鲜活的生命力。

非遗新传

在天津曲艺界,李派快板书是一颗熠熠生辉的明珠。它源于街头数来宝,经创始人李润杰先生革新,成为兼具“平、爆、脆、美”

艺术特质的舞台艺术。2007年,李派快板书入选天津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天津市曲艺团担任保护单位。如今,这门承载着几代人记忆与情怀的艺术,正由第三代非遗传承人王宝才守护与传承。五十载春秋,他与李派快板书朝夕相伴,从懵懂学艺的少年到桃李满天下的资深传承人,王宝才用坚守诠释匠心,用创新续写非遗活力。



除了板点技巧,王宝才还深切体会到“口传心授”的精妙:“以前自学都是瞎琢磨,但现在有了师父,一点点拨就通了。”李派快板书突破了传统数来宝的句式限制,句式可长可短、灵活多变,记忆与运用起来也颇具难度。为了传授这些技巧,张志宽先生将“拆着练、对着悟”的秘诀倾囊相授,把复杂板点拆成单个节奏教学,逐字逐句抠经典作品细节,让王宝才的技艺水平有了大幅度提高。“师父把从李润杰先生那学来的本事都毫无保留地传给了我们,这份艺德让我终生敬佩。”王宝才感慨道。

此后,王宝才愈发刻苦,在日复一日的打磨中,王宝才不仅练就了扎实的基本功,更在传统基础上融入生活情味,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表演风格——既保留李派快板书的精髓,又能让老百姓听得懂、喜欢听。

作为武清区唯一的李派快板书第三代非遗传承人,王宝才深知不仅要表演功底过硬,更要具备传承教学的能力。“我拥有了非遗传承人这个身份,这不仅是前辈们对我的认可,更是给予我一份沉甸甸的责任。”王宝才始终铭记,传承李派快板书,是不可推卸的使命。

从创始人李润杰先生到第二代传人李少杰、张志宽先生,再到王宝才这一辈,李派快板书的传承脉络从未中断,而“以情带艺、板随情走”的艺术理念,以及“吐字清、发音准、板点稳”的基本功要求,始终是传承的核心。“李润杰先生把沿袭讨生活的数来宝搬上舞台,剔掉粗糙之处,规整韵律,让它能讲完整的故事,这才有了李派快板书。”王宝才介绍,李派快板书

直面困境,为非遗注入时代活力

尽管李派快板书有着深厚的历史底蕴和艺术价值,但在当下的传承环境中,仍面临着诸多现实难题。王宝才表示,目前李派快板书的传

承整体呈现“有根基但缺活力”的状态,具体体现在演员储备、作品创作、观众群体三个方面。

“演员储备太少了,年轻人愿意沉下心来学的不多。”王宝才无奈地说,快板书学习枯燥且辛苦,需要长期坚持打磨基本功,这让很多追求速成的年轻人望而却步。而作品创作缓慢,缺乏贴合当下生活的新段子,也成为制约其发展的重要因素。此外,观众群体大多集中在中老年人,年轻人关注度有限,受众断层的问题日益突出。

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传统民间艺术的表现题材与现代观众审美存在脱节,成为一些民间艺术难以广泛传播的阻力之一。对此,王宝才认为:“快板书的题材确实得跟上时代,不然年轻人不爱听。但传统的韵味和精髓不能丢,这是李派的根,丢了就不是李派快板书了。”如何在坚守传统与贴合时代之间找到平衡,成为王宝才近年来不断探索的课题。

面对传承困境,王宝才没有退缩,而是积极探索破局之道,通过多种方式为李派快板书注入时代活力。

在表演中,王宝才始终坚持传统韵味不能丢,时代元素不可少,“传统的板点、韵律是李派快板书的核心,坚决不能瞎改,但在创作中我会融入当下的热点话题,比如反诈、环保、校园生活、职场故事等,用老百姓熟悉的事儿编段子、讲故事。这样既保留了老味儿,又能让年轻人听得懂、感兴趣,觉得这门艺术离自己不远。”王宝才说。

为了吸引年轻人,王宝才还简化了入门板点,先教学生们简单的节奏,让他们感受到学习快板书并非难事,再逐步培养兴趣。“年轻人一开始觉得快板书是‘老古董’,不感兴趣,我们得主动贴近他们,让他们发现这门艺术的魅力。我的小孙女就是最好的证明,她打小就看我教学生快